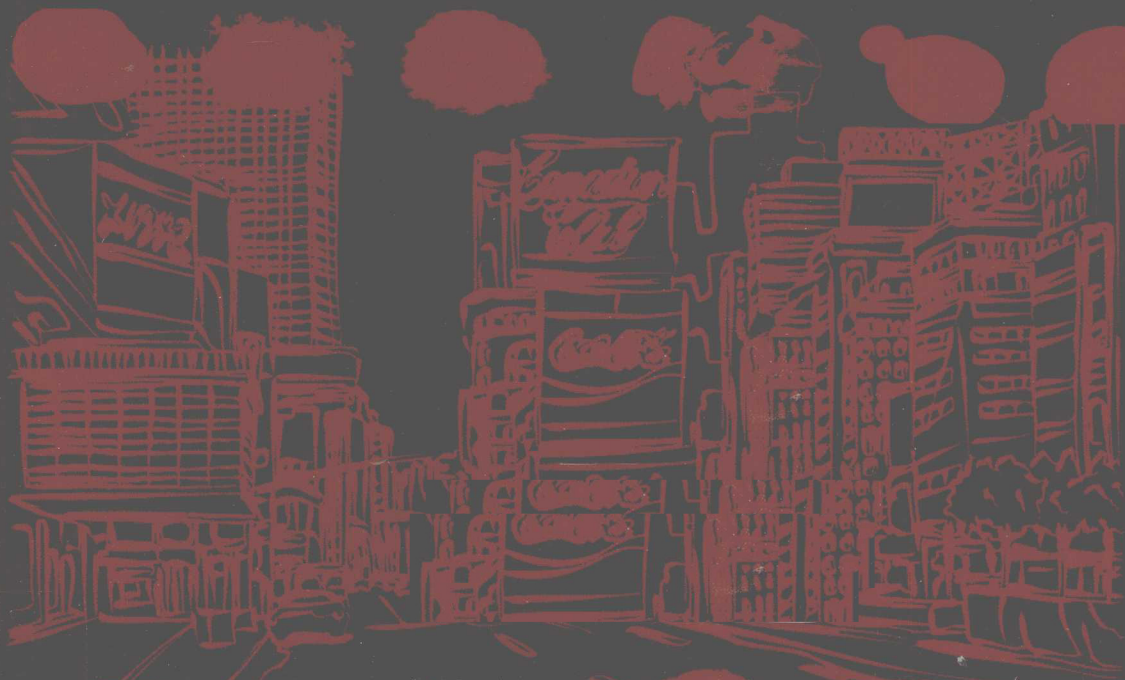


TRANSGRESSION

美国最新最可读犯罪小说

[美] 艾德·麦克班恩 选编 吴俊 译 秋海 审校



仇杀疑云

群众出版社

TRANSGRESSION

TRANSGRESSION

美国犯罪小说大师艾德·麦克班恩作品选



仇杀疑云

[美] 艾德·麦克班恩 选编 吴俊 译 秋海 审校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仇杀疑云 / (美) 麦克班恩著; 吴俊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5014-4711-4

I. ①仇… II. ①麦…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7745 号

仇 杀 疑 云

著 者 / (美) 艾德·麦克班恩

译 者 / 吴 俊

审 校 / 秋 海

责任编辑 / 张 蓉

封面设计 / 张晓光

出版发行 / 群众出版社

社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网 址 / www.qzCBS.com

信 箱 / qzs@qzCBS.com

印 刷 /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22.25 印张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14-4711-4/I · 1922 定价: 39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序

20 世纪 50 年代，当我还在为廉价杂志写中篇小说时，中篇小说被称为“小型中篇小说”。那时，我只知道中篇小说文章长，每写两个字能挣一分钱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写一万字（当时，“小型中篇小说”基本都那么长），我迟早会得到五百美元的稿费。对于奋斗中的作家来说，这还挺不错！

现在的中篇小说，短到一万字，长到四万字。它比短篇小说（五千字）长，却比长篇小说（六万字）短很多，既能体现前者的直观性，也能反映后者的深刻性。写中篇小说并不容易。事实上，鉴于它形式的难度和稀缺的市场，现在还有作家在创作中篇小说，已经算是惊喜。

不过，有一个很棒的主意！

那就是——联合奇幻、犯罪和悬疑小说界最好的作家，分别写出全新而最佳的中篇小说，集合在全世界独家首次出版。听起来很棒，对不对？在完美的世界里，这绝对是妙极之举！所以，先生您瞧，这就是那本中篇小说集！非常感谢您的邀请！我也出了自己的一份力！

但是，我所接触到的那些畅销书作家，有些从来就没写作过中篇小说（他们中有些人，甚至连短篇小说都没写过！）。他们高举双手，对我又恐吓又嘲讽！“什么？中篇小说？我连开头都不知道怎么写呢！”其他人认为，写一篇中篇小说（“你刚刚说，它必须得多长？”）算是极好的挑战，但谁叫他们是畅销书作家们呢！他们很忙，有合约、有期限要赶，所以不管这个邀请开始看起来有多么富有吸引力，结果其实并不如想象般美好，所以……

“天！谢谢你想到我！不过，我现在已经比书约晚三个月了。”或者……

“一年以后再来找我吧！”或者……

“你有没有问过老李？老赵呢？或者，你找过老张没？”

本书有此最后成果，其实凭借的是——时机和运气。有些我拼命想邀请的作家，不仅恰好乐于在长篇小说之外有所突破，而且手头刚好有些时间。还有些作家，他们已经想好了创意，但用之于长篇不够，用之于短篇太长，所以太好了！机会来得正是时候！当然，也还有其他的情

况：作家很想把自己构思良久的角色带给大家。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，他们面临的任务都一样：篇幅必须介于一万字到四万字之间。幸运的是，面对这个挑战，所有参与的作家充满热情。

除了篇幅的要求外，我还要求愿意贡献佳作的作家：作品多多少少要与犯罪、奇幻推理或者悬疑有所关联。除此之外，别无限制。结果让人震惊！也让人拍案叫绝！这本集子中的十篇中篇小说，精彩纷呈，鲜活生动，不管角色是男是女，都体现了作家无比的激情和高超的技艺。不仅仅如此，作家们在写作中尝鲜，自身感受惊喜的同时，也心甘情愿地把惊喜呈现给我们大家！在这些作品中，我没有最爱，所以在皮书套上，作者的姓名按英文大写字母顺序排列，而在书中，其相应的作品则依照相反的顺序排列。我爱每一篇作品，不分伯仲！

享受阅读吧！

艾德·麦可班恩

康涅狄格州·韦斯顿

2004年8月

目 录

1	仇杀疑云
69	遗物
93	蓝森的女人
198	永生
299	凯勒的调整

仇杀疑云

艾德·麦可班恩

死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在车的挡风玻璃上，留着一个喷绘的蓝色大卫王星形图案^①。

“真是离奇！”蒙罗甘说。

“你是说那个蓝色星形？”芒罗问道。

“对，那个也是。很不平常。”蒙罗甘点了点头。

两个谋杀案侦探站在卡雷拉的左右两边，使他看上去就好像两个书夹中间的一本书。他们都穿着黑西装、白衬衫，打着黑领结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他们看起来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。不过，相对于他们实际的职业来说，这么说也没什么错。在这个城市，负责谋杀案的侦探主要负责检查死者，但同时，他们一般还承担着法律顾问和监工的责任。谋杀案本身的调查工作由另外一个部门处理——在这里，这个吸引众人眼球的部门是第八十七分局。

“不过，我其实想说的是死者，那个司机，”蒙罗甘解释说，“自从他们使用这种隔离栏以来……多久？大概四五年了吧？……出租司机被杀的案子已经急剧减少了。”

今晚除外。卡雷拉心想。

史蒂夫·卡雷拉又高又瘦。他非常懒散地站在那里，尽管身材看起来像个运动员，但其实他并不是。那个蓝色的星形让他感到不安。同样，他的搭档也感到不安。梅尔心想，这东西最好可别是什么大事件的开端——在这个世界上——有些事情发生太快，但结束却太慢！

“行程单看起来很正常。”芒罗看着仪表板说。他已经把行程单从车上取下来了，仔细端详着上面显示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手写的单子。“午夜才开始跑的车，最后一次收费时间是凌晨一点四十分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现场的？”

“四号车，在第八十七分局的亚当街，当时是它发现了死者的出租车。凌晨两点半时，他们发现出租车停在安斯理大道边。死者歪倒在方向盘上，子弹射穿了他的头盖骨，血液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，整个衣领都被染红了。他

① 大卫王星形图案是一枚六角星，被认为是犹太人的象征和标志性饰物。

的挡风玻璃上，蓝色的颜料还在流淌。五分钟之后，穿制服的人员给侦探办公室打了电话”。

“我们到达现场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分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你们看，好像是法医来了。”蒙罗甘说。

卡尔·布拉尼从一辆黑色轿车里出来，他的车上印着医疗检查员的标志。在卡雷拉认识的人中，布拉尼是唯一一个有着蓝紫色眼睛的人。他之后跟着丽兹·泰勒，再一次，卡雷拉没认出她来。

“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”他一边看着芒罗手里的行程单，一边说，“你一直在破坏犯罪现场。”

“早就跟你说了他会这样。”蒙罗甘说，好像很有先见之明。

“这不显而易见吗！”芒罗解释道。

“什么显而易见？这个受害者？”布拉尼问道，同时他走向出租车，透过旁边开着的窗户，他仔细地端详着驾驶座。五月初的夜里，此刻一切看起来都很祥和。出事现场的周围，已经围好了黄色警戒带。旁边人行道上，路人都穿着T恤衫。侦探们穿着运动型的夹克；布拉尼和谋杀案侦探们则穿着西装，打着领结；所有人的样子都相当正式，好像他们是要参加某个街道的聚会，但现在走错了地方。

“MCU 来过了吗？”布拉尼问道。

“我们还在等。”卡雷拉回答。

布拉尼所说的 MCU 指的是“犯罪调查移动组”，在某些城市，这个部门也被称为“犯罪现场调查组”。在 MCU 清理认证现场之前，即使是法医也不能触碰任何地方。不过，芒罗不这么想。他觉得，这又是一次对他的个人攻击。怎么了？就因为他把那个该死的行程单取下来了？不过，反正他从来不喜欢布拉尼，所以，去他妈的，随便他怎么说！

“我们干吗不趁这个机会去喝杯咖啡呢？”布拉尼提出了一个建议。然后，不等其他人反应，他已经迈开了步伐。街对面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，他径直走了进去。这是一个黑人街区，整个地界里各种零售业都有，不过在凌晨三点一刻这个时候，所有的店都关门了——只有那家店例外。尽管周围许多廉价建筑里都透出了光线，但是只有那家店的灯光才算是给人光明的。

就好像迎接一个突然前往巴格达检查的高官似的，路上的行人都给布拉尼让开了一条道。卡雷拉和梅尔慢慢地走在布拉尼后面。蒙罗甘和芒罗在出租车附近继续徘徊着。还有三四个穿蓝色制服的人，他们站在周围，毫无斯文地挠着自己的屁股。芒罗很随便地把行程单从开着的窗户放了回去，就搁在驾驶座旁边的前面。

布拉尼和其他两个侦探进去的时候，餐厅里大约还有五六个人。一男一

女坐在某个桌子前，他们都是黑人。女的穿着紫色的丝质裙子，一双系带的高跟凉鞋。男的穿着一件米色大翻领的外套。卡雷拉和梅尔两人心里想的都一样：这俩人，一个是妓女，一个是嫖客。凭他们多年的经验，他们肯定能看出来：这一对男女明显属于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，有可能是刚刚参加了某个很晚结束的聚会，瞧他们的样子，兴致勃勃，一脸满足。在柜台前的凳子上，全部都坐着黑人。柜台后面的人也一样。他们都知道，在这里，这是规律。而且根据规律，这种地方出现麻烦的概率会非常大，所以他们都保持着沉默。三个人只是拿了自己的凳子，然后坐在柜台前点咖啡。

“聊聊吧！最近你们过得怎么样？”布拉尼向两个侦探发问。

“很好。”卡雷拉简短地回答。他是晚上十二点出来的，这个夜晚对于他来说，已经够长的了。

服务员给他们端来了咖啡。

梅尔是个秃头，他身材强壮，有一双蓝色的眼睛。端起咖啡杯，他微笑着跟服务员打起了招呼：“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那个服务员小心翼翼地说。

“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开始上的班？”

“午夜十二点。”

“我也是”梅尔说，“一两个小时以前，你在这里吗？”

“我在，先生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看到街对面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没听到枪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看到任何人接近那辆出租车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也没看到什么人从出租车里出来？”

“我在这里很忙。”那个人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梅尔问道。

“我的名字跟外面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没什么关系，”梅尔说，“不过我必须问。”

“狄文·布朗。”那个服务员回答。

“我们有一个侦探的名字叫亚瑟·布朗，他在八十七分局工作！”梅尔说。他的脸上依旧挂着让人愉悦的微笑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布朗冷淡地回应。

“哦，调查组来了。”卡雷拉说。然后，他快速喝完了咖啡，走出店门。其他俩人也一样，紧随其后。

技术人员的头儿是一个大侦探，他的名字叫卡里……

“我跟查尔斯干活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……埃普沃斯。有没有人碰过任何东西这个问题他没有问，当然，芒罗也不会傻到去自投罗网。整个调查组在车周围进行了仔细检查，地面、尘土都拍了照，他们还用吸尘器把纤维和头发也收集了起来。在出租车的仪表板上，有一个小小的黑色支架，上面插着三面小型的美国国旗，整个形状看起来就像一个小扇子。在正对后座的另外一个盒子里，摆着司机粉色的驾照。照片的右边，显示着司机的名字：卡里德·艾斯蓝。等到埃普沃斯宣布可以进行尸检的时候，时钟几乎就要指向凌晨四点了。

布拉尼动作麻利，工作面面俱到。

在对整个尸体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思索之后，他得出了结论：死者是由于枪伤致死——

大吃一惊了吧！芒罗心想。不过，他没说出来。

——然后，他告诉周围聚集的侦探们：当天晚上之前，他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尸检报告。埃普沃斯也作出了类似的承诺。然后，调查组的一部分人便把出租车开走了，他们要把那车开回警局锁起来，作为以后的证据。救护车带走了那具僵硬的尸体。穿蓝色制服的人把黄色警戒带撤下来，然后招呼大家早点回家歇息。“没什么好看的了，伙计们！”

梅尔和卡雷拉还有四个小时。四个小时之后，他们的班才结束。

“卡里德·艾斯蓝，卡里德·艾斯蓝，”坐在电脑后面的人说，“这人肯定是个穆斯林，你们说对吗？”

他们现在在一个办公室里，这是出租车和豪华轿车管理局负责办驾照的办公室，它占用了两个很大的房间，位于艾莫里街第八街一栋很老的砖墙大楼里。清晨五点钟，值班室里暂时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女的，另外一个坐在对面房间的电脑后面。由于人实在太少，这地方看起来就像个洞穴。

“现在，很多司机都是穆斯林。”那个人说。他的名字叫路·福德曼。看他的样子，应该很快就要退休了。梅尔心里猜测：他的年龄大概六十五岁了。

“卡里德·艾斯蓝，卡里德·艾斯蓝，”他再次重复着，在电脑里搜索着那个名字。“这些人的名字真是多啊！你们知道在我们这个城市，有多少持有出租车驾照的司机吗？”他问道，眼光并没有离开屏幕。“四万两千个，”他一边点头一边说，“卡里德·艾斯蓝，你到底藏在哪儿呢？卡里德·艾斯蓝？他们当中九成都是移民，然后这些人中，七成来自于印度、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。你们要不要打个赌，我觉得艾斯蓝先生就来自于这几个国家当中

的一个，你们说呢？想赌多少？”

卡雷拉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。

已经清晨五点过五分了。

“以前我也当过出租车司机，”福德曼说，“不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个时候，出租车司机多是犹太人、爱尔兰人或者意大利人。到现在，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犹太人司机，但是他们大多来自于以色列或者俄罗斯。想看到从爱尔兰和意大利来的司机？不可能了！现在，只要你坐上出租车，总会听到司机们跟别人电话聊天，五花八门，谈天说地，总是拿着他们的手机，让人以为他们在策划什么恐怖袭击。如果说最后案子破了，艾斯蓝先生是因为一直在电话里聊天，然后乘客忍无可忍下手杀了他，我也不会吃惊的。你们说过他是被人枪杀的，对吗？”

“他是被枪杀的，对。”梅尔说。

他也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钟。

“因为他一直在打电话，我敢打赌，肯定是那样，”福德曼说，“这些吊儿郎当的司机，把出租车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电话亭，从来不在意乘客的想法！你要是对他们说，请别再打电话了！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。我们这里收到的抱怨当中，关于司机开车打电话的最多了。嗯……或许还有那些老开着收音机的人。他们一直开着收音机，各种各样的弦乐，从中东的到锡塔琴的……乘客们本来想进行一点儿体面的对话，可是司机们没空，他们要么在打电话，要么在听收音机。你告诉他们，请把声音开小一点儿好吗？他们会给你一种很恐怖的表情，好像当场就要把你吃掉似的。有些司机戴着穆斯林头巾，有些司机靴子里藏着小匕首，他们称自己为印度锡克教徒。‘所有的僧伽罗族人都是锡克教徒’，”福德曼装出一种模仿别人的声音，“‘但是并非所有的锡克教徒都是僧伽罗族人’——这是他们经常说的话。僧伽罗是一个很大的姓，好像是这样，不过具体我也记不清了。也许该这么说，‘所有锡克教徒都是僧伽罗族人’，谁知道呢！卡里德·艾斯蓝，在这儿，找到了！你们想了解他的什么信息？”

就像这个城市里其他上万名出租车司机一样，卡里德·艾斯蓝生于孟加拉。十二年前，他带着自己的妻儿来到美国。根据电脑里最新的资料，他现在有三个孩子。他与家人一起住在马家斯塔的荷花大道 3712 号——就像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是穆斯林一样，那个街区曾经几乎是犹太人的天下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成了穆斯林的天下。

东部白天省时时制已经实行三周了。今天早上，太阳在六点差六分就升起了。不过，就算这个时候，因为上班高峰，马家斯塔桥上的交通已经很拥挤了。梅尔开着车，卡雷拉抚弄着自己的枪。

“在那儿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反阿拉伯的味道？”

“哪儿？你是说福德曼那儿吗？”

“是啊。又听到一个犹太人这么说，真让我感到不爽。”

“嗯，也让我挺不爽的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是啊，不过，你又不是犹太人！”

他们的车后面，有人按响了汽笛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梅尔问道。

卡雷拉转头看了看。

“一辆大卡车，应该是赶时间。”他说。

“我必须告诉你，”梅尔说，“那个挡风玻璃上的蓝色星形也一直让我不爽，我老是放不下心。艾斯蓝是个穆斯林。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脑勺。还有那个挡风玻璃上的大卫王星形图案，这一切都让我无法释怀。”

后面那个卡车司机再次按响了汽笛。

梅尔摇下车窗玻璃，向后面的人竖起一根指头，表示挑衅。那个司机又按了一次，而且这一次他好像生气了，一直按着，声音拖得很长。

“要不要给他开张罚单？”梅尔玩笑似的说。

“我觉得应该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凭什么不罚他！违反了第二章、第二节、第二十一条、第四小条——噪音控制不当。”

“给他最高罚单，八百二十五块钱。”卡雷拉点点头说，他看起来很乐意这样做似的。

“敢跟警察叫板！教训他一下！”梅尔说。

他们后面的司机一直在按汽笛。

“这个城市充满了仇恨，”梅尔温和地说，“真是‘此城无处不仇恨’哪！”

对着三英寸的窥视孔，他们俩人都出示了警徽和身份证之后，莎拉·艾斯蓝才为他们打开了门。在一件长款的白色棉内衣外面，她穿了一件毛织睡袍。她脸色苍白，脸上写满了问号。早上六点半这样的時候，她不得不通过门孔辨认出两名侦探，她心里也许猜到了几分：有什么不幸已经发生了。

向一个女人传达她的丈夫被人谋杀的消息——不论你采取什么方式，事情结果都一样。

过道里弥漫着早餐的香味。卡雷拉站在那里，告诉了莎拉大致的情况：有人开枪打死了她的丈夫，如果她能协助警方回答一些问题的话，警方会非常感谢，这样有可能会对寻找凶手有帮助。她把他們请进了屋。公寓很小。跟头一天晚上相比，天气已经变冷了许多，五月的早晨，天这么冷很不多

见。在艾斯蓝的住处，他们感到了一种阴冷。

他们跟着她，走过厨房，然后走进客厅。两个侦探坐在铺着软垫的沙发上，这沙发应该是由北卡罗莱纳某座山里的工厂生产的。莎拉·艾斯蓝身上的蓝色睡袍很普通，多半是从盖普店里买来的。不过，壁炉架上的摆设并不那么大众化。挂钟的形状像一个清真寺，珠子穿成的门帘一直向前延伸，通向另外一个公寓。整个房子的其他地方，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食物气味。外面的街上，人们说话的语调听起来也很奇怪。透过窗户听，他们的声音起伏不定。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达喀尔的某个地方。

“孩子们还在睡觉，”莎拉解释道，“本扎尔现在才六个月大。另外两个是女孩儿，她们的校车八点一刻才到，所以，我一般七点钟叫她们起床。”

她还没有哭出来。她的脸窄窄的，苍白的脸色看起来似乎很平静；她深色的眼里满是迷茫——那个震惊的消息已经传进她的大脑，但她的感情好像还没有通过身体反应过来。

“卡里德曾经担心过，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，”她说，“自从9·11恐怖事件以后，他就开始担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车里插美国国旗的原因，因为他想让乘客知道，他是一个美国人。五年以前，他就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。他跟你们一样，是真正的美国人。我们大家都是美国人。”

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没有跟她讲她丈夫车前挡风玻璃的事，还没有提到那个大卫王星形图案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在这栋大楼里，已经先后有七名孟加拉来的人被杀死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们其实也是恐怖事件的受害者。我们是穆斯林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恐怖分子。那些飞机上的恐怖分子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，你们知道的啊！他们不是孟加拉来的。”

“艾斯蓝夫人，你说他曾经担心过，那他当时有没有具体地说……”

“说了，因为雷法尔的其他司机们身上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雷法尔？”

“是他工作的公司的名字。美军进军阿富汗的当天，在‘河嘴’就有一辆雷法尔公司的出租车被人放了火。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一周，停在卡姆斯点的另一辆车又被人砸坏了。所以他很担心，他担心什么时候类似事情也会发生在他身上。”

“但是，他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死亡的威胁，对吗？或者难道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……他被暴力威胁过？”

“没有。可是，他一直有一种放不下的恐惧。他的车被别人扔过石头。他告诉我，他想在他的执照牌上贴一个小小的美国国旗，那样他可以把他的照片和名字都覆盖起来。当乘客们问他是不是来自阿拉伯的时候，他说他

来自孟加拉。”

到现在，提他的时候，她还在用现在语态。看来，她还没有完全接受他死亡的事实。

“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孟加拉在哪儿。你知道孟加拉在哪儿吗？”她向梅尔问道。

“你呢？”她又问卡雷拉。

“不知道。”卡雷拉承认道。

“不过，他们却知道用枪打死我的丈夫，就因为他来自于孟加拉！”她的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了。

两个侦探坐在她对面，显得很笨拙、难堪，他们什么也没说。

“对不起！”她说。

她把手伸进自己的睡袍口袋，拿出一块很小巧的花边手绢，随后用手绢擦了擦自己的眼睛。

“卡里德一直都那么小心翼翼的，”她说，“他从来不载任何一个戴着滑雪帽的人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手绢擦着自己的脸，“如果他困了，他会把车停在二十四小时有人营业的加油站旁边，或者停在警局附近。任何人，看起来只要不让他放心，他都不会让他上车。他不在乎乘客的肤色。如果那个人看起来对他有威胁，他是不会载他的。他把钱藏在隐秘的地方，放在他自己的鞋里、烟灰缸里，或者是司机座旁边的袋子里……在他的钱包里，一般只有几块钱。他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！”

梅尔迎难而上，硬着头皮提问。

“你丈夫认识什么犹太人吗？”

“不，”她回答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妈妈？”一个小孩儿的声音传来。

一个穿着白色睡袍的小女孩儿走了出来。她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口，看起来大概六七岁的样子。她的眼睛是深色的，又大又圆；她的表情充满了疑惑。这样的表情，过去这些年来，梅尔已经在电视上看过成千上万次了。她的黑头发很直，眉头微皱，现在看来，她有点不高兴了。早上七点钟，这么早！为什么会有两个陌生男人出现在她家的客厅？

“爸爸在哪儿？”她问道。

“爸爸在工作，”莎拉说。同时，她把女儿拉过来，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。“来，跟两位好叔叔打个招呼！”

“你们好！”小女孩儿说。

“她叫莎彬，”莎拉介绍说，“我们的莎彬现在上小学一年级，对不对，莎彬？”

“嗯——哪！”莎彬低声应道。

“你好，莎彬！”梅尔说。

“你好！”她又说。

“宝贝儿，去拿一本书，自己朗读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莎拉说，“我这里还有事得做完。”

“我还得上学呢！”莎彬说。

“我知道，亲爱的！只要几分钟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莎彬愣愣地看了两个侦探一会儿，然后自己走出了房间，关上了身后的房门。

“是一个犹太人杀害了我丈夫？”莎拉问道。

“我们还不知道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问他是否认识犹太人？”

“因为有这种可能存在，他有可能是因为仇杀致死。”梅尔说。

“我的丈夫又不是巴勒斯坦人，”莎拉说，“为什么会有犹太人想要杀他？”

“根据现有的事实，我们还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但是，你们至少怀疑是一个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不然，你们怎么会问那样的问题？孟加拉在孟加拉湾，在印度旁边。那里离以色列有十万八千里远！那为什么会是犹太人……”

“夫人，在你丈夫那辆车的挡风玻璃上，有一个大卫王星形图案。”

整个房间顿时安静了。

“那看来确实是犹太人干的。”她说。她的双手绞在一起，放在大腿上。

大概有二十秒钟的时间，她沉默不语。

然后她突然骂了一句：“那些狗杂种！”

“我不应该告诉她！”梅尔说。

“不管你说不说，报纸上都会有报道，而且铺天盖地，”卡雷拉说，“也许今天下午的小报上，头版头条已经写好了！”

七点十分，他们再次行驶在桥上，他们要去阿炳栋和赫尔，君威公司的出租车都在那个地方停留或者维修。此刻，交通状况比他们来的时候更糟糕了。气温似乎升高了一点儿，但是改变并不是很大。在卡雷拉的记忆里，上一个冬天应该是这么多年以来最糟糕的，真该死！从八月份开始，他就一直感觉到寒冷了。而且，每次都那样，只要天气稍微好转、稍微变暖，要么下雪，要么下雨，或者其他一些东西，反正就是要压住变暖的气候，灭掉所有的希望。有史以来最该死、最糟糕的冬天！

“怎么了？”梅尔说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可你在皱眉头!”

卡雷拉仅仅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说，她什么时候才会告诉她的孩子们?”梅尔问道。

“我觉得，她对孩子们说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就已经犯错了。她迟早都得告诉他们!”

“对她来说，这真的很不容易!”

“唉!她今天不会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上学了，对吧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报纸上肯定都会报道的。”卡雷拉再说了一遍。

“要是我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
“我父亲被人杀害的时候，我当天就告诉了我的孩子们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他们年龄要大一些。”梅尔说。

“即使这样……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他们真的很爱他!”他说。

梅尔没有接话。他想，卡雷拉应该在自言自语吧!

在这个城市里，有一个时间段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叫不到出租车。那段时间就是——从三点十五分到四点整。不管站在什么街道，怎么挥手，哪怕是你把手挥断，也不会有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停下来。你想都别想!为什么?因为这四十五分钟是出租车司机们回到修理站报到的时间。他们要赶回那里，上交里程记录，为第二天上班做安排。警察们也一样。所谓的晚班是从下午四点开始的，然后晚上十二点结束。根据犯罪发生的趋势调查，交班期间犯罪率更高，因为罪犯们做坏事会更方便，因为一切正是最乱七八糟的时候。

在君威修理站，梅尔和卡雷拉就正好碰上了乱七八糟的时候。所有的出租车涌进来，涌出去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经理助理也很忙，他在给司机们排第二天的短班。滚动的大门那儿，刚刚加完气的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出去。这是一天当中最忙的时候!这甚至比剧院开演之前还忙。这个时候，谁也没有时间来理两个警察，更没时间去协助他们进行什么谋杀案的调查。

卡雷拉和梅尔等待着。

他们自己的班也快结束了——还有多少时间?——还有十分钟，他们就下班了。尽管已经精疲力竭，他们仍然还在等着。因为有一个人刚刚被谋杀了;还因为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个接的电话。那里的经理，一个名叫丹尼斯·莱恩的人答应跟他们谈话时，时间已经到了八点十二分。经理很高，红头发，四十多岁，即使所有的出租车都已经走上轨道，井然有序了，他依然摆着一副知足、没耐心的表情。当他们告诉他，卡里德·艾斯蓝已

经被人谋杀了，他也只是不耐烦地不停点点头而已。

“那他的出租车现在在哪儿？”他问道。

“在库特尼的警局。”梅尔告诉他。

“我什么时候能把车取回？那出租车可是拴着我的钱呢！”

“对。不过，一个人刚刚在里面被杀害了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早上，当我没有看到卡里出现的时候……”

卡里·卡雷拉心里骂着他：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美国佬！

“……我还以为，他之所以没来，是因为他要去念那些该死的祷文呢！”

两个侦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“他们每天应该祷告五次，你们知道吗？天！怎么让人受得了！整整五次啊！日出一次，下午早点一次，下午晚点又一次，日落一次，然后睡觉之前再来一次！妈的！整整五次！而且，如果他们特别虔诚的话，还会额外加上两次！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，自己有工作必须要干，所以他们不可能整天都把车靠到路边去祈祷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有些人会在回这里报到的路上，顺便去清真寺做下午的祷告。有些人由于工作太忙，只能在早上上班前做一次。只要你们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他们任何人的信息。在这里工作的人绰绰有余，相信我。”

“你觉得艾斯蓝这个员工怎么样？”卡雷拉问道。

“我觉得，他应该算能养家糊口吧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要租用一辆出租车每班次需要八十二美元，一般来说，加上车费和小费，司机们平均每班能挣一百美元以上。油费多少钱？嗯，大概十五六元吧。所以到最后，他可以带回家七十五到八十美元，每班八个小时，这个工资还不错，对吧？”

“一年下来，大概两万美元。”梅尔说。

“两万到两万五。还算不错。”莱恩重复了一遍。

“他和其他的司机合得来吗？”

“哦，那当然！这些该死的阿拉伯人都黏在一块儿，像小偷似的。”

“那些不是阿拉伯人的司机呢？他们跟他们关系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不是阿拉伯人的司机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认为这是我的某一个司机干掉了他？”

“他有没有跟其他司机发生过什么冲突或者纠纷？”

“我觉得没有。”

“你听到他跟什么人发生过争执吗？”

“谁他妈的知道呢？他们一天到晚唧唧喳喳的，孟加拉语、乌尔都语、非洲鸟语，还有波斯语，什么语都有！在我听来，这些语言都一样，而且即